

海边人家

难忘儿时的拾柴岁月

□王辉

“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儿歌，几乎每个小孩都爱唱，因为这首儿歌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童年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

前几天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听到了这首久违的儿歌，感到格外的亲切，同时唤醒了我对儿时那一段劳动岁月的记忆，其中，拾柴的记忆尤为深刻，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我们这一代，大都从六七岁开始就与劳动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帮父母分担烧饭洗碗、担水扫地等家务外，还要参与不少户外劳作，饱尝劳动的艰辛与快乐。

我出生于舟山最北端的嵎泗列岛，家在县城菜园镇，特殊年代，我们兄妹4人跟随母亲，来到了偏僻的马关公社石柱渔业大队。那年，我和我的孪生弟弟刚满6周岁。

“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为日常生活之首，那时候家家用的是土灶台，生火煮饭都烧柴草。我小时候最初的劳动就是从拾柴开始，它在我童年时的劳动中所占的份额最多，并贯穿于我的整个小学阶段。

每天下午上完两节课放学后，我们孪生兄弟回到家，便拎起小竹篮结伴同行，到离家不远的一大一小两个沙滩上去拾柴，我们小时候称拾的柴叫“火柴”，包括小木头、小竹头、树干枝之类。这些“火柴”都是海水涨潮后漂浮上来的。但因为经常有小孩捡拾，所以每次的收获并不太多。有时候沙滩上漂上来不少海蜇，但我们对海蜇视而不见，却对即便如指头粗的小木头、小竹

头也锱铢必较，一一把它捡进小竹篮，真可谓是“片柴值千金”。

大风刮过后“火柴”会稍多一点。印象最深的是夏秋之交的一个下午，台风刚过，我们兄弟到沙滩上去拾柴，见海面上漂浮来一块木板，这对我们来说可是重点目标。但等了好长时间，木板在离岸边10多米处的海面上漂来浮去，一直不肯漂上沙滩。我们兄弟俩手拉手小心翼翼地走入齐腰的海里，硬生生把这块木板拖上了沙滩，收获了我们的“战利品”。

秋冬季节，我们拾柴重点转向了山上。嵎泗土地含盐分较高，海风肆虐，其他树种不宜生长，山上最多的是生命力极为顽强的黑松。每每到了秋末冬初，凶猛的海风趋紧，树上的松果便逐渐膨胀爆裂开来，颜色从绿色变成了褐色，松毛也发黄凋零到地上。松果松毛是很好的生火材料。每逢星期天，我们孪生兄弟在年长一岁半的大哥带领下，拎着筛篮、竹篮和松毛耙，上山摘松果、拉松毛丝去了。

松果挂在树上。有一些伟岸笔挺且树干下段光溜溜没有树枝的松树，我们因为年幼攀不上去，只能望果兴叹。我们喜欢找树枝较多或树干有点弯曲的松树爬上去，小心翼翼地或站或骑在较粗的树枝上，也顾不得松树上面的脏，把周围的松果一颗一颗地摘下来扔在地上，再用一根树枝敲打手摘不到的松果，然后爬下树把松果捡入竹篮内。

拉松毛丝则要简单一点。我们用那有长柄的耙子把松毛丝拉拢成一小堆一小堆，用双手捧到筛篮里，再把筛篮里的松毛丝压得严严实实，这样才能装得更多的松毛。筛篮装不下了，就把带去的绳子

摆成两条平行线，再把其余的松毛弄整齐后一束束放在上面扎结实，绑成一捆一捆的。

松果松毛是渔农村不可多得的烧火材料，随着人们一轮轮的进山“扫荡”，附近的松林里越来越“干净”。于是，我们三兄弟越走越远，不断地向那些不太经常有人光顾的山林进发。整个冬天，我们翻山越岭，足迹遍及石柱、关岙、基湖几个村的每一座山峦。

北风呼啸，松涛阵阵。我在崎岖不平、满是荆棘的松树林不停地穿行，一边重复着摘松果、拉松毛丝这种简单又辛苦的劳作，一边触景生情地在心里默默地吟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朔风吹，林涛吼……好一派北国风光”和《白毛女》中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等经典唱段，在寒冷的冬天让那沉闷单调的劳动泛出一点点诗意来。

冬天的夜黑得快，当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我们三兄弟或挑着、或抬着满篮满筛的松果松毛开始了下山回家的归程。虽然经过一天的劳作筋疲力尽，步履蹒跚，踉踉而行，但想着自己满载而归的劳动果实可供家里烧上好几天时，我们心里非常欣慰和自豪。是的，对我们来说，上山拾柴不仅收获了柴禾，也收获着幸福。

拾柴，凝结着我们兄弟三人的汗水与泪水，承载着我们手足同胞的辛勤与快乐。从前的日子已经远去，如今海岛沙滩上已无人捡拾“火柴”，山上的松果松毛在秋冬季节也无人问津，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但儿时拾柴的岁月已经成为我心底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现在回望那段往事，我心温暖如昨。

漫游……这些高科技、高智能让人啧啧称奇。时至今日，我们的祖国已成了我们当初想象中的科技大国，并还在发展、还会强大。

除了这些高智能的配套设施外还有很多人文关怀的配套设施。如：无障碍设施、人文服务设施、环境改善设施等等，让亚洲、让世界看到中国智慧，感受到中国的人文关怀、中国的温度。

好在亚运期间恰逢中秋国庆的长假，我会鼓励女儿观看亚运赛事，也会跟她讲一些关于亚运会的历史和背景。让女儿在观看比赛中了解体育精神、增强对国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加团队合作的意识。

期待9月23日，期待杭州亚运会！

期待我国运动员们能在比赛中再创佳绩，期待通过亚运会增进亚洲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期待过程！亦期待结果。

船值钱的货物”作为身价，把洪庄卖给在百济经商的浙东富商沈国公为妻。沈国公将其带到自己的家乡沈家门后，为其改名沈清。

沈清到中国后，虽过上美满生活，仍不忘故国的盲父。为使父亲重见光明，她请人制作569尊观音圣像送往韩国。沈清“卖身尽孝”的千古佳话，一直被后人传颂。

亚运心情

回忆与期待

□媛媛

我对于亚运会更多的是回忆。

坦白说，我从小就对运动、体育很木讷、很迟钝，但在那一年，响彻大街的“亚洲雄风”和那个憨态可掬的熊猫盼盼让我对体育比赛有了概念。

虽然已很久远，但那一年国人的兴奋依然历历在目。那个下午我们全家很有仪式感地围坐在电视机前热情高涨地收看北京第11届亚运会的开幕式。

对！绝对热情高涨。

估计那时候百分之八九十家庭的电视频道都锁定在中央台，锁定在亚运会上。就连我们这些平时抢着看动画片的小屁孩也能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看着家长们允许我们看的每一场比赛。其实很多比赛的过程我们并不太懂，只是自豪于每场比赛结束后的发奖牌、升国旗、奏国歌！小伙伴们之间每天的问候语也成了：“中国现在几块金牌了？”在那个和平年代里，这就是我们

爱国的体现吧。

如今，时隔了33年，在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畔举办的这届亚运会让我更多了一份期待。相信开幕式必将会是一场视觉盛宴。

9月23日也会带着我们的小屁孩仪式感满满地等在电视机前收看开幕式，享受一场视觉盛宴，一如当年热情高涨，兴奋讨论！

首先吸引小朋友们注意的肯定就是那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传递和平与友谊的使者——三个可爱的小伙伴：琮琮、莲莲、宸宸，它们向亚洲和世界发出“相聚杭州亚运会”的感情邀约。三个小家伙的组合名“江南忆”出自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融合杭州的历史人文、自然生态和创新基因。

已在很多渠道上见识了杭州为这次亚运会建立的配套设施：AR实景导航、云上

诗风雅韵

七律·过沈院绕入观感

□周建军

晋百济孝女洪庄，捐身报父恩名扬。
卖身尽孝渡重洋，远嫁舟山沈富商。
生活美满恩不忘，观音圣像送故乡。
今沈院受教致远，千古佳话永流长。

注：

沈院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应家湾水库旁，属仿古宅第建筑，占地面

积17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747平方米，2005年2月动工， 2007年1月16日建成对外开放。这是一座为描述晋朝时期从百济（韩国）嫁到普陀的孝女沈清而修建的中韩友好文化园。

沈清原型是韩国全罗南道谷城郡元奉事之女元洪庄。传说洪庄为报盲父养育之恩，捐身弘法寺，寺僧性空法师以“两

心香一瓣

秋天的礼物

□徐琦瑶

枝头的蝉声弱了，绿叶饱满得快要飞涨，空气中多了一丝悠远的期待。秋天，是启航的季节。教师节，是航程中一处温暖而明亮的风景。

记得，小学四年级开学不久，一天中午，我去交作业，发现全校所有的老师都集中在那个唯一的大办公室里，兴奋地讨论着。高个子的王老师一边说话，一边扬起了手，不小心把身后橱柜上方的粉笔盒都碰到了地上。我细心一听，原来他们的话题是第一个教师节。看着老师们发亮的眼神、漫上红晕的脸颊，我也受到了感染，从办公室一溜烟地跑出来，找上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小娜，商量着给班主任虞老师送节日礼物。

当时，农村的孩子基本没有什么零花钱，即使攒上了一毛几分的，感觉也买不到合适的。我们俩正绞尽脑汁想着，突然看到桌子上刚刚用过的毛笔和墨水瓶，顿时有了主意，打算给虞老师写副对联。但是写什么呢，又想了好久，最后在妈妈的帮助下才确定为“园丁精心培育，花儿竞相绽放”。两人各写一联，周六一大早给虞老师送去。虞老师家当时正在造房子，暂时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她收到后，非常高兴，当场就把红艳艳的对联贴到了白墙上。

我更爱往虞老师的宿舍跑了，进进出出总要往墙上张望一下，看看对联还在不在。对联一直都在，还被保护得很好。我学习的劲头也更足了，每逢与虞老师对望，总觉得她炯炯有神的眼睛背后，有很多我说不出口但心里很清楚的东西。

小学毕业时，我一个人又偷偷地去做了一趟老师宿舍，虞老师早已搬到了新家了。对联还在墙上，已经褪色，字迹是那么稚拙，特别是我写的那一联，好像还有些别扭。但我还是忍不住笑了，这一笑也温暖了自己好多年。

十多年以后，我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1997年9月，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9日下午，镇政府为我们开了教师节庆祝大会。会后，我和一起分配的同事，在路上一人买了一个很大的布娃娃，抱着回学校。镇上的几位居民，在我们身后说：“这是中学的新老师啊，竟然还玩布娃娃，那要怎么对付那帮毛头小子啊？”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自以为对付那帮顽猴般的学生，我们可是有办法，也不会心软的。

第二天早自修时，我带领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视线余光中，看到有人背过身子，低着头，正在课桌上搞着什么。我走过去，他马上拿起课本，起劲地读起来。一遍读完，教室里突然静下来，一个窸窸窣窣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非常刺耳。又是他！爱捣蛋的他！我疾步过去，一把把他手里一个小塑料袋子拽了出来，揉成一团，扔进墙角的垃圾桶。他红了红脸，又赶紧拿起课本，盖在桌上。

广播操铃声响了，班上学生快速排好队伍，走出教室，到操场上去。队伍走到最后，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件东西，马上跑开了。是他。我低头一看，那是一张卡片，印刷的，有精美的图案，但他自己上面又画了束花，旁边写着：“徐老师，节日快乐。”原来，他刚才想把卡片放进外包装的小塑料袋子里，不小心闹出了声音。

抬头看过去，他已淹没在操场上的人群中。孩子们在那里像潮水般涌来涌去，整个操场热情奔放，我内心的波涛也阵阵翻腾。再次细看卡片，发现他写的“徐”字的右半边那个竖钩，竖得太长，快把上面的“人”顶起来了。我想笑，却无法简单地笑，想起了多年前那幅拙劣的对联，和当时的自己，还有虞老师那热切的眼神。

此后，我把同样的眼神传递给他，他起初不敢接，总是低着头，红着脸，但上课听得认真了，作业做得端正了。校运会前，他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3000米长跑，并且每天早起来校练习。他跑步的时候，我就在操场一角默默地陪着他。运动会上，他一举夺得亚军，跳下领奖台，就笑着朝我跑过来，一如我当年的样子。

如今，我已离开讲坛多年，但逢年过节，总能收到许多学生真诚的问候。去年教师节，小霞同学在微信里发给我一个视频。点开来看，视频中的她正在音乐声中专注地写着一幅字，随着笔起笔落，几行俊逸的毛笔字渐渐展现在我的眼前：“徐姐姐，教师节快乐！这个日子，最不能忘记的是你，亦师亦友，如母如姊。”

那一刻，我恍惚了。我提笔的样子，他提笔的样子，小霞提笔的样子，都在眼前飘荡，然后渐渐重叠起来，变成秋光里蓝天下的一幅画。

时光仿佛从未走远。秋天，愈发醇厚而辉煌。



摄影 沈汝汝